

论铁凝小说的文学温度、文化深度和美学高度

On Literary Warmth, Cultural Depth and Aesthetic Height of Tie Ning's Fictions

蒋述卓（**Jiang Shuzhuo**）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学感受与文学体验出发，在文学温度、文化深度和美学高度三个方面去掘进铁凝小说的研究。论文认为铁凝小说不断地探索人性的本性和它在特定环境中的演变及其复杂性，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用人性的温暖去表达文学温度。她在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中努力去探索人们在现实困境中的突围，并以他们的生命遭遇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思想掘进中强化作品的文化深度。她总是不断追求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坚持艺术创新，在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中提升作品的艺术和美学高度。

关键词：铁凝；文学温度；文化深度；美学高度；艺术创新

作者简介：蒋述卓，汕头大学特聘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

Title: On Literary Warmth, Cultural Depth and Aesthetic Height of Tie Ning's Fictions

Abstract: Based on literary feelings and literary experiences, the essay explores Tie Ning's fic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literary warmth,cultural depth, and aesthetic height. It argues that Tie Ning's fiction constantly explore the essence of humanity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complexities in certain context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human, human and society, aiming at expressing the literary warmth of humanity. Tie Ning in her meditation of real life makes efforts to explore how people break out of realistic dilemmas, reflects on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through their life experience, and intensifies the cultural depth of her work in deepening its intellectual depth.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he insistently pursues the new form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innovations, and enhances th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height of her work in the process of negating and transcending herself.

Keywords: Tie Ning; literary warmth; cultural depth; aesthetic height; artistic innovation

Author: **Jiang Shuzhuo**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Chin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specializing in literary theor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tjsz@jnu.edu.cn).

在中国，铁凝无疑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她的作品每部都是实力的表现，而且每部都表现出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并尝试着创新与探索。她的文学起步（以小说《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为代表）就产生着全国性的影响，到她的文学成型期（以《永远有多远》《大浴女》为代表）和她的文学成熟期（以《笨花》为代表），她始终处于读者关注的中心圈，并在文学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从文学感受与文学体验出发，在文学温度、文化深度和美学高度三个方面去掘进铁凝小说的研究，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贡献。

一、用人性的温暖去表达文学温度

铁凝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在不断地探索人性的本性和它在特定环境中的演变及其复杂性，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她所塑造的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是很典型的“这一个”——独特而有美学魅力。这很符合“文学是人学”的创作原理。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无不是以塑造出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文学人物而闻名并流传后世的，如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加西莫多等。铁凝也深谙文学之道，以不断的人性描写和探索去表达她对世界的看法，对人性美的肯定和对人性恶的鞭挞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探索，借此传达出文学在世界中的温度。

在《哦，香雪》获奖之后，当时已负盛名的作家王蒙曾用“香雪善良的眼睛”来评价铁凝的小说¹，河北的老作家孙犁更是对铁凝的此篇小说褒奖有加，称它“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世界”（92-93）。评论家们也多以“淳朴”“至善”“纯净”“清丽”“柔美”“诗化”等字眼来形容它。铁凝也非常看重她的这篇小说，称它在她的作品谱系中“具有一种不可替代性”（赵艳 铁凝 22-28）。这里的“纯净”“淳朴”“至善”等都与少女香雪的人性闪耀出来的光芒相关。在香雪、凤娇等乡村少女们的身上，善良的眼睛里透露出的是那一颗颗善良的心。火车的到来带给台儿沟神秘而又向往的渴望，虽然它只在台儿沟停留一分钟，但却引起了山村的变化。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驶而过，他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铁凝，《哦，香雪》5）之后，她们就“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铁凝，《哦，香雪》17），用整筐的鸡蛋、红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

¹ 参见王蒙：“香雪的善良的眼睛——读铁凝的小说”，《文艺报》6（1985）：29。

面、火柴以及属于她们自己的发卡、香皂，甚至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香雪还不会与旅客怎么讲价钱，只是信任地瞧着你说：你看着给吧，那洁如水晶的眼睛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什么是受骗。她最后用 40 个鸡蛋换取了一个她向往已久的能自动合上的塑料铅笔盒，并且还不得不摸黑走了 30 里夜路才回到家。当她沿着铁轨穿过隧道，看见来迎她的姑娘们的时候，她流下了欢乐的也是满足的泪水。

一个简单而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却传达出了铁凝发自内心的文学温情。在她那里，少女香雪的情感与梦想是人性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她必须把它写出来。铁凝说过：“世上最纯洁、美丽的情感就是少女的梦想。尽管它幼稚、虚无缥缈、甚至可笑，尽管它也许是人性中最为软弱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最宝贵的一种情感”（陈思和 225）。在《哦，香雪》被改编成电影，她去到片场看到演员香雪等时，她再度感觉到香雪们的人性“那本是人类美好天性的表现之一，那本是生命长河中短暂然而的确存在的纯净瞬间。正是那个瞬间使生命有所附丽”。“我越来越觉得因了我的无中生有，香雪才获得长久存在的意义；因了无中生有的香雪，才有读者觉出她表现着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的东西”（铁凝，《又见香雪》 62）。香雪用 40 个鸡蛋换取她梦想中的东西，实现了她情感的满足，她是快乐的。尽管那个给她铅笔盒的大学生并不想要她的鸡蛋，要将铅笔盒送给她，但她的直觉告诉她，她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她留下了鸡蛋。有评论家说铁凝是用温情遮蔽了悲情，有意淡化了直面的悲惨和残酷的情境，将残酷的情景“处理得异常柔美”，这才“契合了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民众的精神面貌”（郜元宝 15-25），其实这并非符合一个作家的最初动机，而是作家铁凝自身气质的自然流露和真切体验，她是用一种更大的悲悯情怀来写出人性的纯净和和人类共同的情感，也写出山村被文明唤醒的现代化进程。她是在柔顺中追求美好感情的作家。一个纯真的山村少女向往山外的文明，一个塑料铅笔盒能唤起她对未来生活的美妙遐想，体现了她强烈改变自身命运的欲望，她是快乐的，满足的，这正如伟大作家安徒生所写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结尾是小女孩被冻死，但她在火柴的光焰中得到满足的幻想，她也是快乐的。安徒生残酷地写出了小女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读者得到了审美的净化。香雪的生活环境确实是残酷的，但她的人性光辉照亮了文明的道路，我们会为她的理想追求得到实现而欢呼，就像台儿沟去迎她的那帮姑娘们一样，爆发出奔放、热烈的欢乐呐喊。这就是作家以文学温度照亮生活。

铁凝将文明的启蒙置于作家的温情柔美中加以艺术表达，而不是硬要去表达什么“残酷”和“凄美”，是出于作家的自身气质，相反，硬要求作家去表达残酷，反而是有违作家铁凝的创作本性的。这正如她后来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里写有突出个性的少女安然一样，她是发自内心的向这个身边的妹妹表达敬意。这既是上世纪 80 年代最有时代感的精神表现，也是她出自

对真诚和温暖的情感表达。她后来的短篇小说中也都有对这种温情的揭示，如《内科诊室》中费丽在百忙中不得不耐心地听取了为她看病的内科女医生的一番内心倾诉，但到了晚上她坐下来却“莫名地惦记起来”这位医生，而且“在她拥挤的各项计划里，她愿意计划一个完整的晚上，她应该舍得出一个完整的晚上，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坐下来，想点什么”（铁凝，《内科诊室》77）。在《伊琳娜的礼帽》中，“我”在伊琳娜正尴尬的时候当机立断，将由瘦子拿来的她忘记了的礼帽盒夺过来，轻轻地递到她正落在她丈夫肩上的手中，为她化解了事情的难点。至于昨晚在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我”完成了“某种无以言说的托付”，“我”觉出“说到底，人是需要被人需要的”（铁凝，《伊琳娜的礼帽》）22）。为人做一件善良的事是温暖的，为人完成一件化尴尬为平和的“托付”就出自人类的天性。《咳嗽天鹅》中刘富愤怒而不吃天鹅肉，是人类的温暖，同时他打算要为正打算离婚的但是又长期咳嗽不止的妻子香改去治病，也是出自人类的温情。《1956年的债务》中万宝山要完成父亲的临终托付，向邻居还回当时所借的五块钱，五十三年后连利息算起来也就是五十八块。尽管他见到了邻居现在居住在北京的气派，但他在心生畏惧之中还是决定迈开步子去实现父亲的托付。只有还钱，他才有安全感，这既是完成父亲的愿望，也是做人的伦理和标准。《春风夜》里同为保姆的刘姐和俞小荷的相互理解也是人间的温暖，尽管俞小荷去见半年未见到的丈夫受到旅馆制度的限制而有些不甘，但能得到刘姐的安慰和丈夫的爱怜，她心里知足了。此时，她身处的厨房也是温暖的、宽敞的。“这里不是她的家，但这里能够让她歇息。是人都需要歇息，不管你前边还有多远的路”（铁凝，《春风夜》124-125）。铁凝以一个作家的温情去体会一个打工者的“知足”，去体谅她的需要“歇息”，去探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她正是在一种日常生活的诗意当中去化解了某种制度的残酷，这就是人性的温暖，是文学的温度。

铁凝不只是通过写善以及善所处的两难境遇来表达文学的温暖，也通过对人性恶的揭示与审判来表达文学的光照和人类的希望。在《对面》里，她写出了一个以窥视“对面”女人的私生活并在最后以恶作剧的行为将“对面”惊吓到死亡的阴暗男人。这个男人“我”先是喜爱“对面”的女人，在窥视到“对面”与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存在暧昧关系时，则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在为自己无法成为“对面”的情人行列而产生出嫉妒和怨恨，用极大的灯光与音响突然刺激“对面”，将那个本来体面的游泳女教练一下击倒。作者揭示出这种阴暗心理就在于要对这种心理及其行为做伦理的审判。《午后悬崖》中，三四岁的小孩在幼儿园里就由嫉妒而伤害比她优越的小朋友，因而造成不可原谅的过错，以致成人后悔恨不已，形成终究不可原谅自己的心理创伤。而她的妈妈明明知道底细也要孩子不得承认这是有意的伤害。铁凝写出成年后的韩桂心之所以要找人倾诉并做忏悔，就在于承认人的心毕竟是有善的园地的，由

恶返善的愿望就是人类的希望。

这种人性自醒的愿望也表现在《大浴女》的尹小跳身上，她在成年后也想走出在童年时没有去挽救弟弟尹小荃跌入没有井盖的下水道死去的心理阴影。尹小跳的人性更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为了有个好工作，她不惜让自己的女性好友唐菲去向当权者献身；为了自己的所谓爱情，去抢夺别人的丈夫，到最后她又良心发现，主动将抢来的陈在还给他的前妻。她的妈妈、妹妹同样是一个复杂的人性组合。妈妈章妩想避免再度下乡吃苦，为方便开病假条而与唐医生私通，生出了尹小荃。妹妹尹小帆则总是出于嫉妒，要抢夺她姐姐的一切东西。《玫瑰门》里的司猗纹则更是一个异类女性，有着畸变的心理。在特定的环境中，她的心理被严重扭曲。她本来要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却在封建家庭的重压下成为到处寻花问柳的浪子庄少爷的妻子。她忍受丈夫的不归也就罢了，还要忍受丈夫无尽的羞辱与冷漠。为了反抗，她竟然以性为武器，用乱伦来攻击她的公公以获得自己的主动权。她主动写信给造反派，希望他们来抄家，并将有可能被抄走的东西提前放到院子里去，是为了表现得更积极也改变自己的地位。她窥视自己的儿子、媳妇的性生活，监视儿媳与大旗的性活动，为的是报复那个住进自己院里来的占有者周大妈。对自己的外孙女苏眉，也总是审问、盘查、责怪，最后发展到跟踪和偷看她的日记。《棉花垛》里作者还写出了国的丑陋，在押送出卖抗日干部的小臭子去县抗日敌工部受审途中，不动声色地占有了小臭子之后理性地杀死小臭子，而国利用的就是当时的规定：在敌工人员办案时，遇到拒捕、逃跑、赖着不走三种情况下，可以将办案对象就地枪决。国在以后则作为抗日功臣当上大官，拥有一个大家庭。铁凝作品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和混浊，揭示人性的残缺和精神的残缺，是为了透视人性的奥秘，树立人间清澈的人性，正如铁凝所说“窥见了混浊的透明，才是真正的清澈”（《铁凝文集》96）。

不管写善还是写恶，铁凝作品始终贯穿着的是“对人类人生的爱和体贴”（王洪 9）。这是文学的底色。除此以外，她认为文学的责任和作用还包括“为捍卫人类精神的高贵、心灵的美丽而写作”（梁若冰 B2）。她始终认为“文学也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铁凝，《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11）。用文学温暖世界，用文学去表达对人类的体贴与爱，铁凝自然有她的认识：“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真是很难做到的。这种对人类的大的体贴和爱，这种永不疲倦的激情，不一定是如香雪那样的体现。很多人读《玫瑰门》不寒而栗，忍受不了那样不美好的、扭曲的女性，其实这里面仍然是对生活不倦的体贴和爱，也才有了作品里的愤懑、失望、忧伤和拷问”（赵艳 铁凝 22-28）。写香雪与写司猗纹、国一样，都是为了表达文学的温暖和人类的希望。正如雨果笔下的爱斯梅拉达是真善美的化身，加西莫多则是外表的丑陋之下有着内心的美好，而克洛德副主教却是英俊外貌下具有阴郁、狡诈、狠毒之心的衣冠禽兽。雨果是在一部小说中通过善恶的对比来宣

扬他的真善美观，铁凝则在整体上秉承善恶对比的原则，用她的创作去实践对人类的体贴和爱，用文学的温度去拥抱世界，捍卫人类精神的高贵与美丽的心灵。

二、在思想掘进中强化作品的文化深度

铁凝小说写生活与人物并非是一味地强调善良的温暖以及抒情般的和谐，相反，她在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中努力去探索人们在现实困境中的突围，并以他们的生命遭遇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凸显文化必须随时代变革、必须与时代同进的意义。在许多评论文章中，评论者多看到了铁凝小说中对“仁义”传统的肯定与弘扬，但是，面对传统的影响和力量，她还是要思考，在当今的社会抱残守缺式的拥抱传统并不是现代人的生活所必须的。传统要继承，但也要有开放性的视野与时俱进，社会的前进就是在不断反思与突破中实现的。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塑造了一个敢于向一切因循守旧意识挑战的中学生少女形象——安然，她纯情真朴，我行我素，反对一切庸俗自私、巧饰虚伪的做法，富有新的时代气质。她不为世俗所囿，看不惯姐姐、家庭乃至社会中的旧意识，就是希望能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做自己的主人。她明明知道穿上那件出众的红衬衫会影响到她的“三好”学生评选，但她并不为此事退缩。评不上“三好”学生，不是她的生活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她不会因为这点事影响她的做人行事，在危险关头她依然出于本能挺身而出，冲入火海之中关掉煤气罐的阀门，化解了一场将要爆炸的危机。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代，铁凝所写的这个新人无疑是投向文化界的第一声春雷，它既是思想启蒙，又是向着新文化的掘进。它既是正面肯定文明进步的不可阻挡，又是在批判旧意识中厘清传统文化中的是非，树立新的社会伦理和文明进步观。这不是温暖和善良所能覆盖的文学叙事，而是在文化反思中向深度掘进。

同样，在《永远有多远》中，铁凝也不是仅仅为了要塑造一个大方善良、重义的“仁义”人物，而是要通过这个人物去探究人在遭遇生活困境中的复杂心理矛盾。小说中，白大省也想成为像西单小六那样的人物，漂亮，骄傲，让男人围绕着她转。她还偷着学习西单小六那种松散地编着小辫、再三扯两扯扯出鬓边的几撮头发的略显放荡的样子，在羡慕之中她又夹杂着不屑，她不会成为西单小六那样的人。传统思想的禁锢使得她的身体欲望被压抑，她只能选择她所认同的人生道路，在纯洁、仁义的道德面前她只能一再地被人愚弄，遭遇失恋，最后又回到最初的生活，与跪在她面前的也是第一个利用过她的男人郭宏结婚。她是被“仁义”捆住了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设下的陷阱。白大省在郭宏说她“难道你以为你还能成为另外一种人吗？你不可能，你永远也不可能”（《永远有多远》 248）时，她会反抗式的大喊“永远有多远”，但她最后还是以拒绝就会良心不安为由接纳了郭宏与他的孩子。对这个人物，铁

凝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希望社会中留存这种“仁义”和“善”，所以她以小说题目《永远有多远》来隐喻：在现代社会，善良、仁义、纯真的本性究竟能走多远？善良、仁义、纯真的本性又离这个社会有多远？另一方面，她又想通过这个人物去探讨人的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在心灵深处的心理希望与现实的冲突。铁凝对白大省是既珍惜又惋惜的，虽然小说最后从对仁义的期待出发也赞同了她的选择，但对她的自我束缚是不满意的。铁凝此小说的精神价值取向还是要人们警惕，不能为传统所拘而牺牲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她对善良和仁义有永远的期待，但对白大省的生活却是忧虑的、恐惧的。小说中写到过白大省的醒悟，当郭宏跪在她面前求她再度当一个“好人”时，白大省打断郭宏的话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根本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永远有多远》 248）铁凝在谈及白大省与西单小六的关系时说，“问题是白大省已然成为的这种人却原来根本就不是她想成为的那种人。而她梦想成为的那种人又是如此的渺小，那只不过是从前胡同里的一个被人所不耻的风骚女人‘西单小六’”（《永远的恐惧和期待》 77）。

正如谢有顺指出的：“铁凝选择善作为自己小说人物的底色，她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写作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难度”，“她是充分写出了人的复杂性的，尤其是写出了善在我们这个时代两难境遇—这点，的确大大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边界”（42-45）。于是，在变还是不变的问题上，铁凝又保持着辩证的看法：“我们可能会祈祷白大省不变，惟有她不变，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城市的肌理更加清明，城市的情态更加平安”（《永远的恐惧和期待》 77）。在这里，铁凝用了一个“可能”的词，实际上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对“善”和“仁义”如何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好人”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她就在我们身边，但像白大省那样的“好人”就是硕果仅存的一缕精神，我们应该呵护它，而不是欺负它，让它变味，更不能让它远离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是一个凝重的文化课题，铁凝很早就怀着这样的思考，进入到她的创作中做深度思考，表达她的文化观点。

同样，对《麦秸垛》中的大芝娘，铁凝也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持批判态度的。大芝娘对丈夫一片痴情，在丈夫进城之后要与她离婚，她同意了，但她找到离过婚的丈夫要求睡一回，生个孩子，因为她不能白做一回媳妇，得生个孩子。她果然生了一个女儿，了却了一桩心事。她不觉得她的生活有哪些不圆满，甚至墙上镜框里照样挂着她丈夫的照片，连那位空军女护士的照片也一同摆在那里。女儿大芝死了，她就一个人枯守到最后。她每晚都在纺线，抱着被磨得发亮的枕头度过一个个茫茫黑夜。对这样的仁义和善良铁凝是保持距离的，因为它扼杀了一个的个性，所以铁凝在小说中只用大芝娘去称呼她，她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符号，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关键

是这种乡村里的旧文化还在新社会中的知识青年中延续着。下乡来的沈小凤走的还是大芝娘的道路，她爱上并不爱她还腻歪了她的知识青年陆野明，最后遭到陆野明的拒绝，也还是央求他再和她好一回，好生一个孩子。这就是对乡村旧文明的深刻批判，是对新的时代还背负着沉重的文化旧习而不觉醒的“人”的呼喊与唤醒。铁凝小说的主题传承鲁迅的思想，就差在小说结尾喊出“救救孩子”这样的声音了。当然，铁凝在这篇小说中也对贫穷所带来人生困境进行了揭示，在批判当中也对善良做了肯定。来自四川的花儿迫于贫困和丈夫的折磨，怀着身孕逃到端村，像牲口一样卖给了富农的儿子小池，生下了四川的孩子五星。前夫带着人追来后又不得不挺着个大肚子，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踏上四川的归程。一来一往，花儿只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尽管在小说结尾，铁凝让栓子大爹和小池要去四川看他们的后代，继续着善良的团圆结局，但对“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思考确是小说最难以忘怀的思想启迪，正如小说中的陆野明对沈小凤所说的那样，你不是我的“你是你自己的”，这与铁凝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思想是相通的，区别则在于写出的少女安然是正面倡导，而作为知识青年的沈小凤则是反面的警示。这便是铁凝小说的文化取向。

当然，铁凝对大芝娘这样的人物又是惋惜中有所保留的，她为大芝娘这样的大度、无私、宽容的善保留着地位。铁凝当时写大芝娘时，是将她当做具有“乡村女性的大智慧”（朱育颖 48-54）。而不是愚昧的大地母亲去看待的。这也是她对人类的体贴与爱的另一种表达。人物性格中的矛盾面与作者思想中的矛盾恰恰证明了作品的文化深度，正如铁凝在看待白大省一样，大芝娘也只能是成为那样的人，这样的人的存在对世界是温暖的，但在新的时代如果不改变又是残酷的。

铁凝小说的文化深度就在于她通过文化反思去不断地表达她的思想追求和开掘。从《永远有多远》开始，铁凝并没有降低她的写作难度，反而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继续对善和仁义发出深度的追问，并直接追寻到中华优秀文化中的力量源泉，也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顽固与愚昧的贻害。这就是她2006年1月出版的成熟之作《笨花》的思想贡献。

在《笨花》中，铁凝通过一个乡村历史的书写展示了乡村文化传统中的人性之美和民族大义，也通过有代表性的人物刻画对善和仁义以及骨气等等做了深度掘发，让人物与传统文化建立起密切联系，在思想和艺术空间上有了更深度的探究和开拓。如主要人物中的向喜，虽是小本生意的商人，但他的祖上崇尚武功，祖父就给他父亲取名“鹏举”，显然是希望他父亲能在将来会像岳飞那样有所建树。到了他父亲一辈，因为习武不成，就决心让向喜弃武读书。向喜在私塾读了许多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一类，尤其对书中孟子和梁惠王的对答铭记不忘。这为他后来弃商从武时和主考官的对话打下了基础，因为主考官知道他学过《四书》，恰恰就问了他关于孟子与梁

惠王对话的这一段，他对答如流。到了军中，向喜还给自己改了名并立了个字号：向中和，字谦益。向喜在军中的位置不断升迁，与他粗通儒家经典而透露出有勇有谋不无关系。正是这种儒家的文化人格让向喜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从退隐中走出来，最后他在他的大粪厂内为了掩护自己的同胞，打死了三个日本人之后饮弹自尽。向喜的舍生取义出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是一种民族气节的自然迸发。

在《笨花》中，铁凝通过乡村民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书写处处透露出对乡间美德的称颂，正是这些美德让笨花村的人们最后都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这里边，向喜的妻子同艾是仁义、厚道、善良、顾全大局的典型。她不仅在平日里厚道仁义，比如受了买酥鱼的坑骗后忍而不骂，而且在知道向喜当了军官之后娶了二丫头顺容的情况之后，也不是大吵大闹，而是从汉口返回笨花村生活，替向喜照料着全家人的生活，后来还替向喜养着他与施玉蝉的孩子取灯。她在民族危机时刻深明大义，支持自己的孩子们从事抗日的事情：向家的长子向文成兴办新学，为抗日战士看病，取灯成为了当地脱产的抗日干部，她的孙子、向文成的儿子向武备去了延安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又返回太岳根据地工作。同艾的善是一种天性，由这种天性出发，她与向喜一道培育出来了一种忠厚传家和守正道、行正义的家风。

自然，在《笨花》中铁凝对愚昧的小袄子的命运是悲悯的，旨在通过她揭示女性失去自我意识而丧失文化乃至民族立场的可怜与可怕。小袄子为了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满足就出卖抗日干部取灯，她的无知而甘愿被人利用，她的自私而导致无操守，不仅使另一个女性遭受伤害，也最终导致自己被抗日干部结束可悲的生命。对西贝梅阁的沉溺宗教而躲避现实，铁凝是用她来起对比作用的。西贝梅阁对现实的规避是要躲进宗教去获得安慰，而其他乡亲就连瞎话这样的人都被卷入抗日活动之中，她对现实的充耳不闻就显得与环境和现实非常的不和谐。这恰恰说明对个人来说在时代的大潮中宗教的救赎是无力的，人毕竟是时代里的一粒沙子。当然，作者写她也是尊重她的，甚至给她安排了一个凄美然而也是可敬的结局。在她得知自己患了绝症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无畏地迎着日本鬼子走去，向一个恶的势力宣战。日本人罪恶的子弹射向她时，她的善也得到了升华。通过西贝梅阁，铁凝也写出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乡村之后所产生的有限度的影响和它们与中国文化之间形成的反差，以及它们在特定时期的失效。

三、不断追求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提升作品美学高度

铁凝的创作从1975年开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散文将近百部，她总是不断地追求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坚持创新，在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中提升作品的艺术和美学高度。铁凝认为一个好作家，就要有勇气不断打倒自己，否定自己。她在与评论家王尧对话时强调，作家的创作

要适应时代的快速变化，在否定自己中前进，“我想一个作家能够不断打倒自己，就是在快速变化的生活中，总是在前沿捕捉到最敏感的生活的巨大变异”（铁凝 王尧 10-21）。

在作品的美学创造上，铁凝有着自己的独特追求，她既传承中国小说的写作传统和美学意蕴，又不排斥西方小说家用过的写作方法和表达方式，包括西方心理小说、黑色幽默以及反讽等等。她深刻认识到，小说创作上短篇小说是基础，必须写好短篇小说才可以更好地写好长篇。她在一篇散文里谈到：“马原说他喜欢海明威把长篇小说写得充满了短篇感，这恰恰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人生并不是一部长篇，而是一连串的短篇’，我想起有位美国作家这样说过”（《优待的虐待及其他》16）。她认为小说创作自然是有规律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小说也自有小说的规矩”（《优待的虐待及其他》16）。这个规矩其实就是规律。她还说：“当我写作短篇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两个字是景象；当我写作中篇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两个字是故事；当我写作长篇的时候，我想到的两个字是命运。这并不是说，其他的无须涉及命运，相反，祖宗留给我们的那些永恒的诗句和短篇小说无不充溢着悲欣交加的命运感”（王洪 9）。根据不同的题材进行不同的处理，这就形成了她在美学创造上的多样化，也在不断探索艺术表达方式中创造出不同的美学向度和高度。

铁凝说写短篇是写景象，但实际上她的中、长篇，除了故事和命运也写景象，关键在于她将自己的审美感受、审美个性与作品中的景色以及人物完美地融合，创造出一种美学上的“弥漫感”。¹《哦，香雪》《孕妇与牛》《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村路带我回家》是如此，《玫瑰门》《大浴女》《笨花》也是如此。作者写景写人，都从艺术感受出发把自己投入进去，与景、与作品中的人物角色融合一体，创造出一种整体的美学气氛与境界。作家赵玫谈铁凝，说“从《香雪》到《棉花垛》，铁凝已经将自己全新。她告别了一些什么，又开辟了一些什么，她总是在调整在创造，她逐渐完善着她自己”，“《棉花垛》给我的感觉是，铁凝已不再用诗写梦，而是在用感受讲故事”（204-206）。铁凝用清澈的眼睛看香雪、安然，将她们看做自己的妹妹，为她们的追求和理想而激动、而高兴。她写杨青、乔叶叶、苏眉、尹小跳、取灯、西贝梅阁，或同情、爱怜、赞赏，或惋惜，或希望，有时还通过她们的自视和自省去表达她们对人生的困惑和对困境的冲击。

这种“弥漫感”是以一种整体方式呈现的，同时还采用一种象征的方式

¹ “弥漫感”是评论家陈超和郭宝亮在谈论铁凝长篇小说《笨花》时用到的一个词，陈超说，《笨花》里的乡村景象有“强烈的日常生活质感和特殊地氤氲着的艺术韵味，将我们‘浸渍’其中”。郭宝亮进一步阐释“弥漫感”，认为“‘弥漫感’应该是一种美感的整体性、有机性、均衡性、直觉性。这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一般人是不容易达到的”。参见 陈超、郭宝亮：“‘中国形象’和汉语的欢乐——从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说开去”，《当代作家评论》5（2006）：62-71。

来加以映衬和渲染。《哦，香雪》中，作者沉浸在香雪们的世界里，并通过香雪善良的眼睛看待世界。香雪登上火车用整筐鸡蛋换带着磁铁能自动关闭盖子的塑料泡沫铅笔盒，走几十里山路并以极大的勇气穿越隧道回家。她的姐妹们在隧道的另一头迎接她，欢呼跳跃，香雪流下满足的泪水，这就是她们的整个世界。而火车又是文明的象征，火车带来的一切正是乡村少女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丽遐想，这让整篇小说笼罩在一种温暖的情境中，呈现出诗情画意。所以，老作家孙犁评价“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诗”（92-93）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作者创造的整个情境和氛围感染着读者，使得读者都像作品中的姐姐安静一样在为安然的所作所为而担忧，也为安然敢于向一切因循守旧的传统习惯挑战的个性击掌叫好。而那件红衬衫就是一种新思想和新气象的象征，所以来改编成电影时导演干脆据此改名为《红衣少女》，就是为了突出这个象征。《孕妇与牛》并没有故事，整篇写的就是孕妇和也怀了孕的牛一起去逛了一趟集，孕妇最后在一块石碑上坐下来休息，向小学生要了一张纸一支笔，大字不识的她将石碑上刻的十七个字描摹了下来，为的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小说透露的是人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创造的是“为这个世界祝福”（汪曾祺 97-98）的情境与氛围。象征的手法在铁凝的作品中经常被使用，《麦秸垛》中的麦秸垛是生育与繁衍的母性的象征，《秀色》中的“水”的干涸与“井”也是意象，象征着生存的渴望和生命活力的不可阻挡。《玫瑰门》既是老子所指的“众妙之门”，也是当代画家所绘，既指代女性生命之门，又是一种女主人公对女性奥秘探其究竟和心灵深处裂变的象征。《大浴女》取名于塞尚的同名油画，作者用它来象征女主人公尹小跳对人生、爱情风雨的沐浴和涤荡，在经历过情爱挫折和跳出幼年时情感纠缠的黑暗牢笼后的自我回归。《笨花》虽然写的多是乡村故事和人物的命运，但它着眼的也是整个乡村的氛围：人与人、户与户的亲密关系，乡村中笼罩着的人物的仁义传统和伦理行为，乡村百姓参与抗日的环境与场景等等，其中笨花的名称虽是与洋棉花区别的本地棉花的称呼，但在整个作品中却成为一个冀中平原乡土的意象，象征着平原百姓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坚守。“笨”是一种大智若愚、大音希声，虽然土的掉渣也是乡间智慧和乡土美学的一种表达。

铁凝写充满“弥漫感”的景象，实际上是写情境，写氛围，她创造了一种情境美学。情境美学与氛围美学接近，但又是相区别的。氛围美学是德国美学家格诺特·伯梅提出来的，他说的所谓“氛围”既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也不是主观感受，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现象。氛围通过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而创造审美价值。氛围美学强调的是主观与客观的互动，认为这才具有临界潜力的发挥。但是，铁凝的写法却有一种中国古典文化中“物化”传统的影响，是一种古典审美的再现。因为她与她所要写的对象（物、境和人）

完全融合了，不分什么主体和客体。她的感受方式，就是她的入思方式，是一种“心与物化”，正如庄子所提倡的物我浑一的状态，物我界限消解。也如苏轼评文与可画竹，是“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1433）。当然，作为当代作家，铁凝又可以创造性地改造传统，不完全被古典传统所圈，写小说毕竟与写诗以及绘画不同，她要做到既入又出，适当时她又会产生一种主体间性，与她所要描写的对象做交流和对话，如写尹小跳和苏眉。由此，她着眼的“景象”所创造出来的情境与氛围，就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美学相关的“情境美学”。

在小说叙事方式的艺术表达上，铁凝注重精巧构思，她从设置人物关系入手去推进故事和人物命运的开展，从而使读者在沉浸作者的叙述中感受到文学之美的魅力。评论家何向阳曾指出铁凝写少女，经常采用的就是一种“双生之爱”的写法，她举出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静与安然两姐妹、《麦秸垛》中杨青与沈小凤两位女知青，以及《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与西单小六，她们都“构成了性格两极的一对（……）她们很像是一个乐章中的高音与低音，相克相生，缺一不可”（何向阳 260）。这种构思的确很有意思，性格两极的一对自然使小说叙述产生艺术的张力，实际上安静和《永远有多远》中的“我”作为叙述者也同样牵动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叙述的行进。再说，杨青和沈小凤不过是一个一体双面的“个体”。陆野明喜欢的是杨青，由于杨青沉稳矜持，让他无从向她表达爱，他便将由爱而生的恨放到了敢爱敢恨的泼辣的沈小凤身上去了，造成了一种无法挽回的错爱。在小说里，陆野明说是因为“腻歪了”沈小凤才与她发生性关系，看起来真不合逻辑，但在潜意识中他把亲近沈小凤当作了反抗杨青的一种手段，他是做给杨青看的，在潜意识中他将沈小凤当作了杨青。结局里，陆野明和杨青都返城当工人了，但他们还是那样不咸不淡地交往着，因为时代原因形成的错爱终究是他们之间的障碍。尽管杨青也有一种女性的觉醒意识了，“有时胸脯无端地沉重起来。看看自己，身上并不是斜大襟褂子。她竭力使活计利索”（铁凝，《麦秸垛》192）。也就是说杨青尽管意识到她具有女性的特征，但却不愿意成为像大芝娘那样的生育工具。小说结尾，作者以两个意象发出无奈而沉重的感慨：“一个白的发黑的太阳啊。一个无霜的新坑”（《麦秸垛》192）。铁凝用意象写出了两种情境，渲染了一种凄清的氛围：白的发黑的太阳还是正常的太阳吗？冬天里无霜无雪，新挖的坑来年有何用呢？它意谓女性不像女性，竭力压抑着，不是很痛苦与无奈吗？

铁凝在苏州大学讲演时谈到了“关系”对小说的意义，她说：“小说反复表现的，是人和自己（包括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精神）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作家通过对关系的表现，达到发掘人的精神深度的目的”“好的关系设置会使小说富有活力”（铁凝，“‘关系’一词在小说中” 4-9）。关系是小说故事的核心，小

说家毕飞宇与铁凝一样，也重视“关系”，他说：“关系没有了，人物也就没有了。关系与人物是互为表里的”（85）。铁凝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处理并非只是将它们看作是一对矛盾或者是性格相反相成的双生人物，而是将它们有意地扩大，对小说的整体结构发生效用。比如《大浴女》中的尹小跳与尹小帆的关系，就超越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静与安然的姐妹关系，尹小跳与麦克、尹小跳与唐菲、尹小跳与母亲章妩、尹小跳与方兢、尹小跳与陈在、尹小跳与万美辰等等，以尹小跳为核心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使尹小跳深层的精神世界得以呈现，也使整部小说呈现出无限的人性丰富性和美的感染力。《笨花》之中，铁凝安排笨花村里的向家和西贝两家，并呈双线地展开其家族命运的故事，还要使他们之间产生交叉。同艾在汉口见到了向喜的二太太汤顺容之后就返回了笨花村，开始了她的另一种人生，这便也是小说的双线结构，让向喜的世界得以更多地展开，才有了向喜与三太太施玉蝉和他们的女儿取灯的故事以及笨花村同艾、向文成等的各种故事。向喜为了保全气节不为日本人做事，从保定退回兆州城内的利农粪厂隐居起来，才有了他的孩子们在村里为抗日办夜校以及办后方医院的故事，这也是一种叙述的双线结构。最后向喜在粪厂杀死几个日本人后自杀，他终于与为抗日后方医院提供帮助的儿子向文成和为抗日救亡捐躯的女儿取灯等走到了一起，在民族大节上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致的，在小说的叙述上两条线终于合并到一起。《笨花》里，取灯和西贝梅阁可以看作是一对性格和价值取向都不一样的少女，对她们的叙述也超越了原来“双生花”的框架。而时令对小袄子的关系处理显然也超越了《棉花垛》中的国对小臭子的处理，铁凝在处理人物的关系上显然有了更成熟的考虑。人物关系设置好，不仅便于小说叙述和情节故事的推进，而且让叙述产生的张力提升艺术的美学境界与高度。

与怎样展示人物关系相关的，是铁凝也积极探索小说的叙述声音，让故事的叙述者强化作品人物的真实性，同时又体现出作者独特的叙述风格。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叙述者是“我”姐姐安静，由“我”来叙述妹妹安然的所有故事，一开头就是“我和我妹妹喜欢在逛商店的时候聊天”（《没有纽扣的红衬衫》3）。《永远有多远》中“我”是白大省的表姐，小说一开头就是“我”小时候在北京的胡同住过以及“我”长大成人后去了B城工作，因为编辑工作需要经常到北京组稿，所以与表妹白大省见面最多。白大省的故事就从“我”的叙述中出来。“小说的开头就是一个门槛，是分隔现实世界与小说家虚构的世界的界线”（戴维·洛奇 3）。但采取这种叙述声音显然能让人物与读者的关系更拉近，将小说家所要分隔的界线抹去，让小说的虚构世界变得真实起来。这是经典的叙事，铁凝把它发挥到恰到好处。

到了《玫瑰门》里，叙述声音变成了作者，用的是第三人称“她”来指苏眉，但里面的称呼都是依照苏眉的位置来称呼的，“婆婆”“妈”“姨婆”（也就是后来的“姑爹”）“舅舅”“舅妈”等等，在叙述声音上铁凝力图让声音

能和视角合一。在“如何说”上，铁凝努力去探索一种具有后现代意义的叙事形式，因此，她在小说中会插入苏眉的自我审视，“我守着你已经很久很久了眉眉，好像有一百年了”。“你知道我是苏眉，你的问句你的声音明媚而又清亮使人毫不怀疑你歌唱的天赋”。“我和你面对面地徘徊着，我们手挽着手我不能追上你”（铁凝，《玫瑰门》37）。这里的“我”和“你”都是一个声音，是苏眉的内心答问。这样的自我反问在小说中出现了五次，最后的第六次作者干脆就换成了“我”在现实世界中的叙述，“如今我总是显得很忙我也的确很忙”，“我很忙，人们都知道我忙”（《玫瑰门》422）。这种后经典叙事则使小说的叙述范围延伸到了另一种文化意义的层面上去了，作者对“我”的追问与对作品中主要主人公描摹内心世界以及被扭曲性格的追问和文化心理揭示是相符合的。在艺术形式层面上，铁凝对叙述声音的探索是充满审美张力的，这也是她坚持艺术创新提升作品美学高度的充分体现。

铁凝创作上的成功让她在文学界获得尊重，她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自此之后，她因为行政公务，小说写的少了，散文以及演讲稿多了。但作为一个小说家，相信她不会止步，在晚年还会像八十岁之后的王蒙一样，重新踏入她的小说世界，用文学去捍卫人类高贵的精神与心灵。

Works Cited

毕飞宇：《小说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Bi Feiyu. *Fiction Clas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8.]

陈超、郭宝亮：“‘中国形象’和汉语的欢乐——从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说开去”，《当代作家评论》5（2006）：62-71。

[Chen Chao and Guo Baoliang. “‘China Image’ and the Joy of Chinese Language: Starting from Tie Ning’s Novel *Clumsy Flower*.”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5 (2006): 62-7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Chen Sihe. *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Shanghai: Fudan UP, 1999.]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David Lodge. *The Art of Fiction*, translated by Wang Junyan et al.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98.]

郜元宝：“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南方文坛》1（2007）：15-25。

[Gao Yuanbao. “The Beauty of Gentleness: The Moral Genealog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A Joint Discussion of Sun Li and Tie Ning.”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1 (2007): 15-25.]

何向阳：“双生之爱——铁凝笔下的少女”，《永远有多远》，铁凝著。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

[He Xiangyang. “The Love of Twins: The Young Girls in Tie Ning’s Writings.” *How Long Is Forever*, by Tie Ning. Zhengzhou: 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梁若冰：“铁凝四次当选党代表”，《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日，B2版。

[Liang Ruobing. “Tie Ning was Elect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Fourth Time.” *Guangming Daily* 1 November 2002: edition B2.]

苏轼：“书晁补之所藏文与可画竹”，《苏轼诗集合注》（四），冯应榴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Su Shi. “Inscription on Wen Yuke’s Painting of Bamboo Collected by Chao Buzhi.” *Collected Annotations of Su Shi’s Poetry* Vol. 4, edited by Feng Yingli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1.]

孙犁：“孙犁、成一谈铁凝新作《哦，香雪》”，《青年文学》2（1983）：92-93。

[Sun Li. “Sun Li and Cheng Yi discuss reading Tie Ning’s New Work ‘Ah, Xiangxue’.” *Youth Literature* 2 (1983): 92-93.]

铁凝：《哦，香雪》。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Tie Ning. *Ah, Xiangxu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2.]

——：《铁凝文集》第5卷。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

[—. *Collected Works of Tie Ning* Vol. 5.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6.]

——：“永远的恐惧和期待”，《从梦想出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

[—. “Eternal Fear and Expectation.” *Starting from Dreams*.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玫瑰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 *The Gate of Rose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麦秸垛”，《永远有多远》。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

[—. “Haystack.” *How Long Is Forever*. Zhengzhou: 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永远有多远”。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

[—. *How Long Is Forever*. Zhengzhou: 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内科诊室”，《飞行酿酒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 “Internal Medicine Clinic.” *The Flying Winemaker*.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春风夜”，《飞行酿酒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 “In the Spring Breeze.” *The Flying Winemaker*.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伊琳娜的礼帽”，《飞行酿酒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 “Irina’s Hat.” *The Flying Winemaker*.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3日，第11版。

[—. “Literature Should Have the Power to Warm the World.” *People’s Daily* 13 December 2006: edition 11.]

——：“优待的虐待及其他”，《从梦想出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

[—. “Preferential Mistreatment and Others.” *Starting from Dreams*.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永远有多远》。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

[—. “The Red Shirt Without Buttons.” *How Long Is Forever*. Zhengzhou: 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8.]

——： “又见香雪”， 《从梦想出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

[—. “Seeing Xiangxue Again.” *Starting from Dreams*.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 “‘关系’一词在小说中——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当代作家评论》6 (2003)：4-9。

[—. “The Word ‘Relation’ in Novels—Lecture at Soochow University’s Forum for Novelists.”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6 (2003): 4-9.]

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 《当代作家评论》6 (2003)：10-21。

[Tie Ning and Wang Yao. “Literatur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 Mental Health and Inner True Nobility of Mankind.”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6 (2003): 10-21.]

王洪：“长篇需要特别大的气力来支撑：铁凝专访”，《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30日，第9页。

[Wang Hong. “Writing a Novel Demands Immense Stamina: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ie Ning.”

China Reading Weekly 30 December 1998: 9.]

王蒙：“香雪的善良的眼睛——读铁凝的小说”， 《文艺报》6 (1985)：29。

[Wang Meng. “Xiangxue’s Kind Eyes: Reading Tie Ning’s Novels.” *Wenyibao* 6 (1985): 29.]

汪曾祺：“推荐《孕妇和牛》”， 《文学自由谈》2 (1993)：97-98。

[Wang Zengqi. “Recommending ‘The Pregnant Woman and the Cow.’” *Free Talk on Literature* 2 (1993): 97-98.]

谢有顺：“发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关于铁凝小说的话语伦理”， 《南方文坛》6 (2002)：42-45。

[Xie Youshun. “Discovering the Residual Goodness in Human Life: On the Discourse Ethics of Tie Ning’s Novels.”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6 (2002): 42-45.]

赵玫：“铁凝的故事”， 《中国作家》2 (1992)：204-206。

[Zhao Mei. “The Story of Tie Ning.” *Chinese Writers* 2 (1992): 204-206.]

赵艳、铁凝：“对人类的体贴和爱——铁凝访谈录”， 《小说评论》1 (2004)：22-28。

[Zhao Yan and Tie Ning. “Tender Care and Love for Humanity: An Interview with Tie Ning.” *Fiction Review* 1 (2004): 22-28.]

朱育颖：“精神的田园——铁凝访谈”， 《小说评论》3 (2003)：48-54。

[Zhu Yuying. “Spiritual Homestead: An Interview with Tie Ning.” *Fiction Review* 3 (2003): 48-54.]